

06000035

C3
015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组编

欧阳康 张明仓 著



A0955022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编委会

顾 问：周远清 张岂之

主 任：钟秉林

副主任：杨叔子 李文海 王义道 胡显章
李进才

委 员：王义道 费振刚 王天有 叶 朗
胡显章 徐葆耕 李文海 杜厚文
石亚军 刘大椿 陈 洪 逢锦聚
张文显 马世力 施岳群 朱立元
叶取源 王斯德 许教教 杨叔子
刘献君 文辅相 李进才 陈春声
张楚廷 李植松 冉昌光 束鹏程
彭治平 郑惠坚 张 峰 钟秉林
刘凤泰 阎志坚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总序

教育部副部长 周远清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四年了。1995年,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作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首先在52所高等学校进行试点,试点工作得到高等学校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通过近三年的实践,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试点工作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又相继出台了几项重要措施: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成立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全国普通高校建立了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从此由试点逐步向全国高校推开。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要使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实现“三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全体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实现“三提高”应是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更

高的境界，也将把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从我国和世界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及 21 世纪对人才的需求出发，我国原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确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人文教育薄弱就是较为突出的一点。实践证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对于推动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对于高等学校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无疑，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切入点，切中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时弊，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而且也顺应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以及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无疑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信心。

我们强调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我们也强调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观念，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必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必须课内外相结合。为此，作为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组织国内有关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它既可以作为教材，也可以作为课外读物，其主要目的是向大学生介绍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介绍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学生从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文化品位，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从古今中外杰出人才的成长过程来看，除老师的教导和课堂的学习外，无不从前人留下的文化精品中得到启发，受到熏染。我们组织编写《书系》的初衷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使它在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方面发挥

作用,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深信,由著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的这套《书系》,一定能够成为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伴随他们走上成才之路。

21世纪即将到来,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看,21世纪是更加尊重知识、更加注重人才素质全面提高的世纪,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现在所开展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仅仅是个开始,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共同去完成,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学校和教师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书系》编写,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工作提供更加丰富的、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化精品,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北京

自序

教育部和有关高校领导高度重视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领衔组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特约为其撰写《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盛情难却，故有此书。

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专门研究探讨，本书并不是第一部。但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中的一种，我们便意识到它所应有的某种特殊使命，即不仅要帮助当代大学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关性中理解当代大科学体系，还要在当代大科学的背景下了解社会科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也要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社会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

当代大学生应当关注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注意到当代科学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点，明确树立起一种大科学的观念和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一旦谈到科学，人们往往想当然地就认为是自然科学。这种理解在今天看来显然有片面性，但历史地看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客观原由。因为在人类认识的科

学化历程中,对自然的认识率先成为科学,自然科学最早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理论上取得了极为巨大的成就,并通过技术而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出极为巨大的作用。正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科学赢得了声誉,使科学登上了人类知识之阶的王位,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在这种意义上,尊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仅仅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也是不够的。应当看到,自然科学与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也为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社会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借鉴,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也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而且走到了当代科学的前沿,甚至如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已经或正在成为“公众最注意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①。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的人文学科呈现出某种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也从一个新的角度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自然科学的人性化社会化方面得以彰显,这就相应地造就了一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等不同分支学科并存、共生和互动的大科学体系。在这个大科学体系中,每一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从而相互区别,各有分工;但各门科学又都作为大科学体系中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与其他学科彼此相通,相互补充,相互协作;所有学科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制于整个科学体系,并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而发挥其功能,又为大科学体系增辉添彩,使其展现出多样性和全面化发展的积极态势。当代大科学体系的形成,既是当代科学高度综合的积极结果,又以特殊的方式加速了当代科学的深度分化。所谓深度分化,是指科学的研究向着更加专门化、精细化、微观化的方向发展,不仅形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大主导科学群,而且这三大科学群

^① [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文1版,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内部又进一步分化,形成了各种子层次和亚层次的分支学科,造就了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的庞大有序的现代科学体系。所谓高度综合,则是在深度分化的同时,各种具体学科之间在对象、规范和方法等方面相互交叉、渗透、借鉴、移植,产生出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它们以各种方式把人、社会与自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对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认识更加内在地沟通起来,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加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形成跨领域、跨学科的当代大科学。现代系统科学,包括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论理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等作为一种具有明显的横断性、跨域性、多科性和方法性的学科,更是集中体现着当代科学研究的综合性。我们认为,从性质上看,当代科学的分化与综合是相关发生、相辅相成的;从内容上看,分化的深度与综合的高度在层次和水平上也是互为条件、内在相关的。正是在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一体化加速运动中,当代大科学展示着自己的巨大生命力,并发挥出自己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立足于当代大科学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到社会科学及其性质、特点和功能。什么是社会科学,应当看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在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国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划分。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为对象,力求通过观察、描述、说明等方法来尽可能客观地揭示其自在的存在形式和运动规律,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是其典型形式。人文科学主要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社会科学则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管理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对各种不同具体学科的实际归属,人们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ies(人文科学)这个词,却基本上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将其归为社会科学。在德国,则不用社会科学,而是

以精神科学(或译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科学的研究的多样性与综合性。严格说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自不待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式等方面也是各有侧重、存在一定区别的;尤其是某些古老而又传统的人文学科,如文学、艺术等是很难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标准来加以度量的,而且各学科之间的分化与综合也许正是当代大科学进一步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重要领域和可能方向。但是,从社会认识论的眼界来看,正如人与社会内在一体,人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互为条件一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具有更多的内在相关性和共通性,它们之间的区别相对于各自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言又属次级的、次要的和不那么显著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我们可以舍弃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与差异,而侧重关注其共性和统一性方面,以便在与自然科学的比较和对照中探讨其现代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正是立足于这种理解,本文所述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人文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中比较接近于社会科学的那些方面和分支,是一种比较广义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以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和活动方式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揭示人文社会现象的本质、特点、结构、功能、运动和规律等,揭示其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社会生活和发展趋势的价值和意义。

明确了社会科学的性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人们的科学的研究活动来说,所谓的“器”就是指研究工具或方法。方法是主体依据于对客体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自己规定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人们实现特定活动目的的手段或途径,是对于客观规律的主观运用,是主体接近、把握以至改造客体的工具或桥梁。在科学的

探索活动中,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的具体化,常以规范、章程、条例、准则、程序等相对确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作为某种带有约束性以至强制性的规定,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事半功倍,多快好省,取得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效益等。通过这种种具体的途径,研究方法制约着研究者的眼界和视野,规定着科学家的思维行程和活动程序,最终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主体对于客体把握的广度、深度和正确程度。研究方法的制定,一方面受制于研究对象的发展模式和运动规律,反映着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客体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势等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研究主体的认识能力和价值追求,反映着研究主体对自身需要和自身能力等的认识水平。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于研究主体的思维、行为和活动等在方向、方式、节奏、强度、顺序和速度等方面支配、调节和控制,使主体的自觉活动模式和客体的自发运动形式相吻合,使主体的主观活动逻辑与客观发展逻辑相接近,为科学的研究的顺利有效进展提供方法论条件。

科学的研究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自觉、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它不仅仅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观测和实验活动,也不仅仅是学者在书斋中皓首穷经的读书与写作工作,而是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验证结论的全过程。受人们的求知欲望所驱使,只要发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人们就会提出问题,对其进行探索;而为了从根本上解疑释惑,人们就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在一般认识活动中,人们可以运用各种求知方式来对对象作出说明和解释。而科学的研究则要求科学家遵循一定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的指导,运用系统的经验观察、逻辑推理或超逻辑的各种方法,通过建立科学理论模型等来解释具体现象,并力图说明对象的运演规律,理解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研究方法的多寡优劣及其应用水平,直接地影响着科学的研究的效果、效率、效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少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对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探讨,甚

至认为,一切理论探讨都可以归结为对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探讨,特定学科之研究方法的完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该学科的完善程度;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于其研究方法的变革,只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更新才能带来该学科的重大突破。巴甫洛夫就曾明确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前面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

社会科学研究以人文社会现象为对象。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困难度,也凸现出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应当看到,对于社会科学是否应当和能够拥有自己的特殊研究方法,在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激烈争论。自然主义(又叫科学主义者)认为,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的研究应当也能够采用与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一样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某些自然主义者尽管也承认人类行为比自然现象更复杂,因而探索社会科学规律比探索自然科学规律更困难,但他们否认这种差别是本质性的、根本的。他们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都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除了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外,在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问题研究中具有同等的有效性;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与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并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累积性增长的内在组成部分。反自然主义(又叫人文主义)则根本否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现象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可以对其加以客观地实证地解析与说明,而人文社会现象,尤其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则具有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它们本质上是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不可能被客观地加以解析和说明,而只能通过理解才能把握。因此,人文

社会科学不可能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方法，这就是理解。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源远流长。自然主义可以上溯到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反自然主义则可以上溯到德国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巴赫的解释学。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目前自然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中的影响正在减小，但远未消失。

我们认为，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既存在着某些共同基础，又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它们都既有若干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片面性。正是吸收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各自的合理性，扬弃其片面性，我们有可能在它们的张力中合理建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的本体存在方式来看，人类社会现象既有与自然现象相同的自然基础和运动规律，又有其特殊的性质和价值特点；从学科性质和研究目的来看，社会科学既有与自然科学在性质和任务方面相通的一面，有对于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共同追求，也有其在研究目标和任务方面的独特的一面，特别是对于人文社会价值意义的阐释和探索。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既应当也可以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中的相关方面，也一定要依据人文社会对象的特点和自身研究目的的要求而创制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由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不断过渡的方法论系列，是一个由较多体现客观性的方法到较多体现主观性方法的发展过程，是包含着最为普遍最具共通性的观察方法到最为特殊最具个体性的释义方法、评价方法等的方法论体系与群落。

从整体上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必然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概而言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结构由以下三个层次构成：一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二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和技术；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具体方式和方法。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般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

本指导思想,它影响着研究者对研究方式的选择,而一定的研究方式又规定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是很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在实际研究中有效地应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而且还能明晰各种方法的特点、局限性和互补性。以上三个层次也相应地构成了本书的三编,它们分别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这三个层次作出探讨。

第一编 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对社会科学认识活动的一种方法论反思,它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美国学者贝利认为:“所谓‘方法论’,我们意之为研究过程的哲学。这包括假设和作为研究的基础的价值,以及研究人员用作解释资料和获得结论的标准或尺度。一个研究人员的方法论决定这样一些因素:他如何写假设?证据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决定肯定或否定一个假设?”^① 他特别指出:“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争论,中心是围绕方法论(methodology),而不是围绕方法(method)。”^② 不言而喻,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方法论之所以成立,首要的条件就是揭示社会科学在性质、对象、方法、功能等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其余的研究和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在本编,我们通过对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简略回顾,进而分析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阐明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其在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揭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结构、演进,论证了唯物史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编 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与研究设计。社会科学研究,

^① [美]肯尼思·D·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中文1版,4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② [美]肯尼思·D·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中文1版,4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是一种典型的有意识的、合目的性的专业性活动，是人类能动地认识和改造社会世界的过程。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一种主体性行为，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以科学性和合理性为追求目标，是一种积极自觉的求知方式和评价活动，总是要遵循基本的研究程序，并进行适当的研究设计。了解社会科学研究从选题到解题的过程，并对研究类型、研究程序和具体方法加以选择进而制定详细的研究方案，对于任何有成效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通常认为，科学研究开始于观察，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开始于问题，是一个提出问题、选择问题、分析问题、探索答案、检验结论、提出新问题的解题过程。为了能够科学有效地从事研究，解答难题，研究主体必须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程序、操作方式等进行周密、细致的规划，即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社会科学研究设计包括全面论证研究课题和研究目的，恰当选择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科学确定分析单位和研究指标，合理规划研究时间和空间，妥善安排研究经费和物质资料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工程。

第三编 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阶段使用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提出问题方法、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资料评价方法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程序和研究设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说来，一定的方法论观点影响研究者对研究程序和研究设计的选择，而一定的研究程序和研究设计又规定了一套与其相应的方法和技术。例如，实证主义者常采用统计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这类研究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建立研究假设，收集精确的数据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而人本主义者则趋向于运用间接研究的方法，主要依靠主观的理解和定性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综合把握各种可供选择的具体研究方法，既有助于认清各种方法的特点、局限性及互补性，也有助于恰当地应用某种或某些具体方法以达到研究的目的，并提高研究的效率。在本编，我们把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以

怀疑方法作为提出和发现问题的起点,进而考察观测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统计方法、信息方法、黑箱方法、系统方法、过程方法、评价方法、理解方法、预测方法等具体方法的性质、特点、功能、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本书不是满足于简单地罗列各种研究方法,而是从方法论的层面着眼,着力于对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理论分析,以力求帮助读者理解和运用这些方法。

应该说明,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我们多年来对于社会认识论、社会认识方法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别关注和专门研究为基础的。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不仅将我们过去的部分相关研究成果以一定方式纳入到了本书之中,也广泛地参考了国内外的有关成果。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学术文献,我们除了尽量在书中以引注的方式加以标明外,还列出了本书的参考文献,以便读者进一步研究参考。即便如此,仍难免有疏漏,敬请谅解和补正。书中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教。教育部高教司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关心,组稿编辑马俊华、马雷和责任编辑曾敬为此书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特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2000年9月10日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编 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一章 社会科学发展历史回顾	3
一、古代社会科学	4
二、中世纪社会科学	7
三、近代社会科学	10
四、现代社会科学	13
五、当代社会科学	17
第二章 社会科学的对象与性质	22
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22
1.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23
2.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社会科学 研究的影响	29
二、社会科学的性质	32
1. 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32
2. 说明性与理解性的统一	37
3. 批判性、规范性与建构性、 创新性的统一	40
4. 真理性与可错性的统一	42

5. 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的统一	43
第三章 社会科学在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51	
一、科学与非科学	52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60
1.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异和区别	61
2.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似性与共通性	64
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68
1.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	68
2.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69
四、社会科学的独特地位	71
第四章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演进 73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	74
1.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初步形成	74
2. 唯物辩证方法的创立	75
3. 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争	76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比较	79
1.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共通性	79
2.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	81
第五章 唯物史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84	
一、先进的社会认识方法论	85
二、科学的逻辑前提	87
三、有效的认识方法	90
四、严整的理论框架	92
第二编 社会科学的研究程序与研究设计	
第六章 社会科学的研究程序 99	